人海燈

第一卷　第十三期
六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錄

門戶知見　通一
信解行証與解信行証　智嚴
慶言　僧窗漫筆
如何弘揚佛法（續）　道屏
僧伽應有之覺悟　寶忍
海濱集序　智誠
其二　寄塵　通一
也談普陀山　普陀山民
我常常這樣想　悅西
僧窗漫筆　勝進
浴佛日示衆　福來
揭揚雜詠　寄塵
和靜賢法師北初度原韻　黃步青
白湖秋艷　守志
聞靜賢法師將返浙　智圓
佛教新聞　記者
關于詩　慧雲
最后勝利者誰歟　天然
編完以後　編者

門戶知見

通一

廣傳一時，喧騰中外，時輪金剛法會的力量眞偉大，從報帝上得來了毀多譽少的批評，不禁使我聯想到佛教徒本身的門戶知見來。

密教自入中國以來，曾盛行于唐代，降至滿清，流弊滋多，變成了北京喇嘛的「私法」，民國以來，佛教徒中有幾個從日本取得了大阿闍黎的尊銜，而班禪大師又以政治關係不能回藏而常在國內打圈子，東密藏密同時都抬了頭，這不能不算是佛教復新的一種好現象，但，正因了中國全部佛教缺乏相當向外宣傳的關係，知識份子誤解佛教者十居八九，中下階級之信仰佛教者，則與信鬼神同其態度。

佛教表面上既經籠罩上一層迷信的色調，除了極少數從理智上起正信者外，而一般自命知識之流的人們欲其不隨口亂加批評者又烏可得？

佛教既有顯密之分，學者以顯教儀式較輕，稍有門路便可隨時隨地自修，密教儀理並繁，又因宣傳方式不能如顯教諸宗之簡便，所以信顯教者對密教有相當認識的狠少，而研究密教者又多以卽身成佛而輕視顯教，此種門戶知見，殊爲可笑！過去且不談，現在未來的中國人心，宜顯耶？宜密耶？此爲我佛教徒今後應注意之問題，（無論顯密都非私人的，應普利人群故）一方面先應泯除自身對顯密之異見，不要以爲我修某宗便反對人家求生香覺八拉國或兜率陀天。（餘此類推）未來的佛教徒，應放大眼光，融會各宗，以一已研究各宗之心得，觀機設教，務使社會人士對全部佛教有眞的認識，由知起信，由信起行，由行趣証，反之，謬執宗見，以他爲非者，殊違佛陀逗機說教之本旨。

佛教新聞　關于詩　最后勝利者誰歟　編完以後

編輯者　潮州嶺東佛學院
發行者　潮州嶺東佛學院
印刷者　潮州乐字印務局

記者　慧雲
天然
編者

每期零售大洋五分郵費在外
預定全年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歡迎投稿　招登廣告

「信解」行証與「解信」行証

智嚴

佛家云：「信爲道源功德本」，儒家曰：「民無信不立」，耶教道：「信者得救」；信之爲人們所重視者若此；也可見到它底自身的價值是如何的偉大了！他教暫擱不論。僅就佛家之重視信的觀念，亦有研究的必要。

在佛教心理作用中最可貴的就是十一種善法；「信」就是十一種善法中坐首席的一位貴客——心所。

在佛家趨入佛果位時，必需經過四個階級；（信・解・行・証。「信」就是四階段中的第一要塞。

在各經論讚揚「信」的功德，觸目皆是，無庸贅述，所以「信」是有情成佛作祖的基礎是鉄定了，也是無容疑議的啊！

但是「信」，誠然是公德財；可是一定要說先信後解，而後行，而後証，那就有討論的必要了，所以我才有「信解」與「解信」的問題縈迴在腦中而產生此文。

人是具有理智與感情的，一味的「信」，是偏于情；一味的「解」，是偏于智。有經智判斷下之「信」，是謂「正信」，無理智的判斷下之「信」，是謂「盲信」。上古人心忠厚簡單，尚情；今時人心澆漓復雜，尚智；尤其是實驗主義的科學聲浪之下，實不容吾人因襲古人之窠臼而「信解行証」；應適合人心而「解信行証」也。

不過，話又說轉：信者誠義，誠則有感，感而後通；信之作用，實超越吾人知識感覺之上而爲形而上的心理作用。宗教家也就利用這「信」的心理來攝受一切；同時人們也因「信者得救」之心理而獲得物神上的安慰，身後的保障。這絕對的信仰，是宗教立教之中心生命；任何宗教，如果失去它，那宗教本身就發生危險，至于滅亡！尤其是無充分根基的宗教，對于「信」更是百二十分的讚揚歎美。佛教又何嘗例外呢？所以我說：

絕對的信仰，固是入道之要津，——功德之母；

同時，也是盲從之路，——啓謗之門！

在現在，吾人宣揚佛化，當祛除素來的教權主義，不應把神話和迷信的色彩點污了佛光；應以論理學，心理學，物理學來闡明佛學的眞理，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散漫無系的海藏，使人們易生正解，因解起信，而行而証，方合至道！傳說道：「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陽明道：「知行合一」；中山先生道：「知難行易」；三子所論，固各有有見；可是從本而言，中山之語是爲確論：因爲知而不行者非行難，乃知未至；知至而不行者，未之有也。哥倫布的鷄蛋喻，眞是「難行易」的好比方呀！所以不患人之不信，只患人之不解，不解而信而行，正像禪和瞑着雙目　跌着雙腿，坐在鬼窟裡做活計一樣地胡鬧，——宵修瞎鍊！

不過，在現在教內的佛徒，老實說：木已成舟，不信也要信的！至于解行，那倒不忙；尤其証，且慢——三大阿僧祇劫呢。唉！這樣，在佛教徒本身還可馬馬虎虎的是從信門而入，得了功德母；至于這母能不能生育出功德子財來，也不得而知；信仰自由，旁人也無許過問！此中人語，不足爲外

寄塵啓事

頃閱五月二十六日申報第三張：載有「一部份佛教徒將東渡參加辱國大會具相」一文，內容全屬無稽，列入鄙人之名，尤爲不值一笑！予雖爲佛教徒，應泯去其情執；然愛國之熱忱，向不後于國人。「評第二次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大會趣意」，——載人海燈第十一期——「事實俱在，可按復也。中國佛教徒新派均屬于知識份子，參加辱國舉動，斷不致此。如遠運會中國之否認僞滿參加之先例，吾人豈不知乎，中外日報之鼓吹，未可以盡信也。且目下中國佛教徒亦正在新舊交替之中，新舊衝突，由來已久！此次之舉動，雖免舊派蓄意陷害，故張大危辭，登聽國人，以售其奸耳。願國人及輿論界，萬不可受其愚蒙，意氣作用，爲反宣傳，是所至盼。尙希

國人明鑒是幸！

二三，五，三一。

人道也！可是佛法是利益有情的寶物，怎能讓佛徒們自私呢？也應布施給那些無依無歸的人們才對啊！

不過，談到布施佛法，是否仍是那麼一套：先勸人信呢？阿彌陀佛！「信」固是要看；但是業重障深的有情，不易生信

慶言

屈伏在科學旗幟之下的一般喽囉，動輒以撲滅宗教，沒收寺產，驅逐僧尼，搗毀偶像相號召。佛法之廣博精深，本非宗教所能範圍，乃一般與風作浪虛帶科學頭銜的學者信科學爲萬能，橫譏佛法爲消極。此種邪知邪見，謬思謬想，其迷惑世人，流毒社會，麻醉人心，實無窮盡。

至若世人以爲佛教徒，食社會之食，衣社會之衣，既不能爲民衆謀幸福，又不能爲世界造和平，在利用神權之專制政體，或軍閥勢力之下，因能得人之信仰與崇拜，今我輩知識發達，文明進步，倘不投袂奮起，早思殲滅，則阻碍世界進化，束縛民衆思想，更何能建立新的社會與新的國家，以適應吾人之新的需求呢？此種思想錯誤的人，亦屬自害非淺。

茫茫人海之中，孰能開示此種對佛法不甚了解而橫生謗毀的學者呢？孰能糾正此種對佛法不大認識而思想錯誤的人士呢？今既有「人海燈」問世，顧名思義，既爲人海中之燈，則應照無不徧，明無不周。那末，凡對佛法不甚了解而橫生謗毀的學者，則「人海燈」可以開示之；凡對佛法不大認識而思想錯誤的人士，則「人海燈」可以糾正之。「人海燈」

又將奈何？那必定以理服之，了解悟理後，正信自生，此又易之論也！所以我道：「信解」不若「解信」！賀之高士，如何？如何？

智嚴于開封鉄塔寺四，十。

道屏

能負如斯重大之責任與偉大之使命，這不是替佛教前途已添了一點希望之火嗎？不慶，烏乎可？

五，一，于武昌。

東亞唯一刊物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闡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堂書

匯一分即寄　局　揚善半月刊社

啓

劉鑒華居士主辦

慈航畫報週社

現出版

三十餘期有德法意比各國男女僧尼受戒照片甚爲稀有誠教界空前之盛事讀者從速購閱，每價道林紙每月大洋一角二分，半年七角半全年一元半加郵費共二元正，新聞紙每月大洋八分半年五角四分全年一元加郵費五角三分但加郵費本埠每期半分外埠每期一分南洋遙羅每期五分香港二分，

（社址）上海法租界西門路仁吉里二十七號

代訂處　人海燈社

如何弘揚佛法（續）

寶忍

㈥還是歸功於文字宣傳——能使遠者近之，近者遠之，千里一封書是也，此則無線電之發明，言語亦同有此功用也。至於百千古而不昧，歷百世而不朽，能使前者後之，後者前之，文學之功尚矣。故欲普及佛教當致力於文字宣傳，而現今之熟心佛學書局及各佛經流通處者正吾所五體投地而欽祝者也。

（1）應速編成各種佛教的方法——佛書廣泛，上智者非數十年不能窺徧，況中下者乎？又況擇其逗機者而默識之乎？此蓋有待於專攻者也。然各種布教法之編輯，有共同之原則，即以「人事爲經，五乘正法爲緯，」托於人事而後聖教乃切實可行，不至枉功也。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而前人但唱理論未見實事，及今猶不能脫離故習，日在寺內講「佛事門中不含一法資生事業，無非佛事，」而寺內之俗工作惡尤甚於寺外，況求施之於門外乎?!甚至人而從倡之，已必極力以反對阻撓之。此則佛教日就式微之根本原因也。誠欲重振聖教以利人世，必一滌披斯習而後可。然編布教法與普通編各種教科書類似，此亦佛教教育，非可苟且從事，即可適用也。必對普通民衆之心理習慣生活等有適當之研究及各種佈教之經驗，然後從事編輯，庶幾有用也。以吾之所見，現所急需之布教法：（甲）家庭佈教法，昔在放生寺讀書有舉人馬建勳先生任國文教授四五年，朝夕與法師學僧同起倒，受佛化之薰陶不爲不深且久矣。以其世世信仰回教故，雖日聒於其耳，不能動其毫末者，回教家庭化也。且回教之入教，須先發重誓，子子孫孫不能信仰他教，否則應如此如彼，故回教苟一人信之，不計其戚友之同化，但計其一系之傳統，久之已足侵取他教之信徒而佔有之，況其子子孫孫之親朋，親朋之親朋相爲傳化乎？人見其武力佈教之可畏，而不知其家庭化宗族化戚友化團體化之更可畏也，世界各種宗教，未來必全被吞於回教也，無疑矣。豈僅同化前此佛教中心區之印度甘肅新疆內外蒙古而已乎?!回觀佛教僧尼之腐化無用，不能有所作爲，固無論矣。即夙稱之大護法長者居士，其所施爲以自私自了而已之，內不能化父母妻子使皆信仰聖教而衞三寶，外不能化親戚至友皆沾佛化而澤蒼生，況求其實施大乘教化，實行大乘菩薩行，以普利世界人群而與異教爭衡也。佛教之不亡，不可得矣！況乎物極必返，世界每次大戰之後，科學即減其權威，舉思宗教之有益於人心人羣也，而思所以提倡之，善用其方法應時而興者則存，否則日受排斥以及於亡也。家庭佈教法中之不可少者爲三皈法，現時叢林所唱之三皈詞，出於華嚴經，而僧徒早晚念之，不知詞之含義者百分之九十九，況求如義以行之乎？太虛大師曾作人乘正法論分三皈爲二，有誓有願，可謂當矣。及今依之補充爲四重三皈依，若遵而行之，則於佛教普及有大助也。

自皈依佛　誓我生生　永不皈依　天神鬼物
自皈依法　誓我生生　永不皈依　外道邪教

自歸依僧　誓我生生　永不歸依　損友惡黨

自歸依佛　誓我子孫　永不歸依　天神鬼物

自歸依法　誓我子孫　永不歸依　外道邪敎

自歸依僧　誓我子孫　永不歸依　損友惡黨

自歸依佛　願諸戚友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　願諸戚友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願諸戚友　統理大衆　一切無碍

自歸依佛　願諸有情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　願諸有情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願諸有情　統理大衆　一切無碍

誓與願之區別，誓在必行且已行之而有效也；願則希望其如此，或爲力之所能已稍見成績，或爲力之所不能而僅有其志望也。父母之敎子孫，未有不能行者，苟有誓之第二種三歸，則佛敎家庭化，且宗族化矣。親戚朋友未歸受餘種邪敎者稍敎化之，未有不能如願者。即已受餘種邪敎，仍有敎化之可能，故猶當願其改邪歸正也。且統理大衆一切無碍，家庭行之則上下和睦，人倫之道備矣；戚友行之，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親之道備矣諸有情行之，則仁民愛物之道備矣。故三歸有益於道人心能補刑政敎育之所不及，宜力推行之，此蓋舉編緝家庭佈敎法所應注重之一端。其他家庭之生活習慣，父母愛子女之心理等皆應極注意者也。至於取材固應注重因果事理以啓發好善厭惡之心，尤應注重理智之迪導以固欲罷不能之上進志願。行文須淺深適宜，雅俗共賞，富有感情與趣者最佳。(乙)鄉村佛敎法，中國鄉村，都曾受佛教薰頭，然根基不甚穩固，一遭異教之侵入，即全失其效矣。蓋因中國人民貧者未受過敎育者居多，稍與以相當之利益，如敎令識字等，即可完全轉易其心理。如近著名某姓祠堂內設福音堂由敎會派女敎員敎地方貧苦兒竟謂壽，則此輩兒童雖其父母素信佛敎！久之必自易其信仰也。故現在異敎已侵入內地鄉村，佛敎之根，將自此動搖！救之之道，所謂法師方丈尼姑皆是死灰，他們僅知化緣修[illegible]子，前任方丈修大殿，後任方丈必拆舊有之禪堂齋堂法堂等而重新之，然後始博得當時敎徒之稱譽或佛教史上或一寺誌上之光榮紀載。此皆要譽之徒，非實際根本住持佛敎弘揚佛敎未來着想者也。則吾仍將繫念大德居家士女，一念佛敎之根本危亡，衆生之沒落邪見，而奮死力以與異敎爭先後勝負也。若爾者，鄉村佈敎法之編輯，其可緩乎？然鄉村之習慣風俗生活等皆應有深切了解，然後始適用也。例如鄉村中之婚姻嫁娶生喜喪葬及各節娛樂等時，皆爲佈敎之良機，其取材也，亦必循之。(丙)工場佈敎法，世界工業發達，欲佛敎普徧化，莫過於行工場佈敎制。工場大抵爲成年人，佈敎固極自由也。惟需居家士女廣行四攝法中之「利行」「同事」行耳。工場佈敎法最善者莫如工場中之深通輸墨，於佛敎有甚深之信仰者，以親身所得工人之生活習慣心理等經驗，爲基礎，從事編輯，則較局外人爲當也。(丁)監獄佈敎法，此爲近所最急須者，蓋各監獄大抵有此一課，而講演者不一，材料雷同者多，不能按次敎授，此爲佛徒不努力之最大缺恨也。各監獄之看守員等多取之信佛者，然亦不能完成此種義務。最適當者莫善於看守死人之執事，或曾親膺牢獄之風味者以其所得犯人之種種心生活習慣等爲基礎從事編輯，則較餘人以推測方式

取材者爲良也。（戊）寺工佈教法，隨各宗叢林而異，則其取材較難。近之寺菴，匪惟不能教化寺外，即寺，亦無法教化，其不盡宏法利生之職責甚矣，默察各方叢林惟高旻寺金山寺每月朔旦，尚令方丈庫房中之年較輕者隨殿繞數轉而外，其餘寺工居之數十年，尚不知一稱南無佛也。其他如天童育王七塔，年較幼者並繞佛之儀式已無矣，故寺工做數年而去，作惡如故也。故應從山門內做起，每月或隨假期集寺工而教訓之。最低限度，須爲之說教庭佈教中所述之三歸法，使不至爲外見搖動而枉在佛地辛勤也。，然寺僧不知教育法者多，不先爲之編成楷模，即無所適從也。此則亦急需編定者。（已）個人佈教法，爲隨時隨處隨人等既爲說法，應用何種手續，持何態度！用何方便等之說明也。此種方法應成於已久從事佈教事業者爲佳，蓋以其個人佈教之經驗而轉教別人也。（庚）團體佈教法，爲說參預世俗各種集會相機演說時所應經過之手續態度方便等之說明也。此種參預辦法，凡佛教所辦之慈善性質之學校，或純粹爲僧尼之教育機關，凡遇公共集會時如每年所舉行之各種紀念，皆可參加簽到，假此種機會可巧爲說法也。無奈僧尼久未與世人接觸，世俗常識全無，教之難會奈何？但近世欲使三寶見重於社會，必當使之與社會多所接觸而後可，特此後二種較前五種爲不重要或可緩編耳。——下期續完——

僧伽應有之覺悟

智誠

在大醒法師三十初度的造相上，有「僧制不整，我志不休」兩句的誓詞，我讀之不禁神爲之往，自思出家十餘年來，負鉢相囊，參訪知識，有沒有這種志願呢？

現在中國佛教其所以不興者，乃僧伽知識不開，有以致之耳。究其知識不開的緣故呢？又爲僧伽缺乏教育之所造成。芝峯法師曾講過：「學不講，則理不明，理不明，則行無依，行無依，則流入俗邪。」吾國的叢林大都是循例坐香，學問是不講求的，在表面上看來雖很莊嚴，其實都是敷衍了事，依樣葫蘆。上等僧伽，以個人名位高爲榮譽，賴擅越的利養爲生命，話頭如何看？心地如何明？那是莫明其妙的，日常只知掇拾古人的幾句挂壁的廢言，自已就稱所禪家的宗匠，拒絕教律，斥爲葛藤，下焉者，洋煙，……現在青年的僧伽，若不發大心，唯求自利，將來流弊積久，恐更是不易改革了！希望這班僧伽來振興佛教那不比上天還難嗎？除了我們青年當仁不讓地肩起這重大的責任來，另有什末法子呢？佛法處于現在命危的時候，吾等青年僧伽再不發心從新整理，佛教前途，將更不堪設想那我們的罪過，又更加重嗎？

欲挽現前的頹風，非廣設僧教育造就僧材不爲功，我底意見，各大叢林中皆應設一弘宗學院，何謂弘宗學院呢？若謬寺是宗禪的，即立禪宗學院，若宗律的，即立律宗學院；若宗淨土的，即立淨土宗學院；若宗密的，即立密宗學院，他宗亦然。因爲修禪的不讀禪宗經典，則不知何以爲禪？持律的不讀律宗經典，亦不知何以爲律？修密的不讀密宗經典，亦不知何以爲密？修淨土的不讀淨土經典，亦不知何以爲

淨業？不然，盲修瞎鍊，則到處碰觸面牆，而坐食無爲，而人稱爲米蛆虫，各家的宗風衰息，皆在此弊。現在要想革弊興利，只有叛辦各宗學院，使青年的僧伽先學後修，入道有軌，便知老祖宗風的價值，而賢哲宗匠，亦得從此輩出矣。惟願全國諸山長老大德們一開法眼，贊勘成功，是所厚望！

以上所舉的凡叢林皆應設一弘宗學院，諸山長老！當然然否各半，現在我希望不贊成的長老們，不要誤會，更不要以爲我是住了幾年什末洋學堂，就要大放其空炮，什麼弘宗學院？不如老老實實的念幾句阿彌陀佛！或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就罷了！何必多事呢？唉！我們並不是不曉得老老實實去念佛，看話頭，會有好處的無奈現在以盲引盲的人，來得太多了。且現在不比從前，學術競爭，日甚一日，佛法雖高　若是沒有人來弘揚，終難降伏一般惡魔外道。例如以前的河南，提充廟產，毀像逐僧，這不是僧人不學無術，有以致之的嗎，如果僧人能自己早辦弘宗學院造就僧材，佛教在社會所表現的怪現象，會漸漸減少而至于絕跡的吧？

海漚集序

寄塵

我敎向不注重詩文！故釋子間有麗篇佳什，流傳亦鮮，蓋以其爲塵業積習無足輕重耳。殊不知文字般若，亦爲宏揚佛法之一利器，翼輔聖教，未可厚非。特視著者之立意，是否出乎接引有情，皈依空王，斯亦可知。

在唐釋子多能詩，詩亦多佳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　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象外句也。乾康詩曰：「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的是釋子本色。他如皎然詩名最盛，亦爲唐宋以來士大夫所稱道崇拜不置者，惟觀其答李季蘭云：「天女來相戲，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雖禪心不起，舊花已歸，其如已在意識中播有天女將花種子何？而宋之參寥往訪東坡于徐州，坡席上命妓女戲求詩，寥即口占云：「寄語東山窈窕娘，好將幽夢尋襄王：禪心已作春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亦與皎然同犯我敎綺語戒矣。

晚近釋子以詩名于世，寄禪曼殊二師而已，寄禪詩不失釋子本色，且詩格高邁，有盛唐風韵。曼殊詩亦清拔可喜，惟侈談風月，且多綺語，詩人之詩耳。

吾友靜實上人，浙之瑞安產也，少皈空王，幼讀詩書，性極溫雅而沈默，精天台敎觀之學，每于研經析義之暇，輒喜吟哦以自娛。積之年月，蔚然成帙，詩之莊者近于寄禪；詩之諧者近于曼殊。苟能禪味日深，詩思日進，所造詣者，正未可限量也！

海漚集是其三十初度，友朋中有嗜痂之癖者，慫恿之，從其全集中錄出一二，彙而成編，藉爲念紀。靜師曩在廈門閩南佛學院服務與余同事，今又屬予主講嶺東佛學院，予之老友也，故樂爲之序。

二十三，三，七，序于潮州嶺東佛學院。

其二

在南國溫暖的春光裡　替朋友寫這一篇詩序，這是多末愉快的事啊！

朱光潛說：「中國詩愈到近代味愈薄，趣愈偏，亦正由于情愈淺，才愈露。詩的極境在兼有平易和精鍊之勝。陶潛的表面雖然平而骨子裡精鍊，所以爲最上乘。，白居易止于平易，李長吉姜白石都止精鍊都不免稍遜一籌。」眞的，詩到了近代，不流于「街」者便是毫無足取的居其多數，這是我和朱光潛有同感的地方，雖然我自已做不出最上乘的抒情詩來。

我喜歡靜賢法師的不賣弄乞盧，能從平易中顯露眞情，雖沒有白香山的老嫗盡解，而拮屈聱牙的地也不見，這正合于朱光潛所說的：「做詩與其失之於情，不如失之情勝于才。」如秋日寄懷佛性禪友云：「門前紅樹動風煙，落葉懷君倍慘然！秋水獨聽殘月下，吳山遠見夕陽邊。分離滬海思歸日，相聚江天憶舊年。寂寂深山松竹伴，何時到此共談禪。」這和八指頭陀秋夜懷雲崖禪友的「雲外佳期幾一晤，人間小別又三秋。誰知夜靜溪聲裏，明月懷君獨倚樓。」寄水月法師的：『憶昔天台訪赤城，與師芒屨踏雲行，何堪一返衡陽錫，草木蒼黃十四更。』意味都有些相同，這可見他受八指頭陀的影響之深了。

全集之中，我最愛讀的是過小孤山的：「大江中湧起，一柱獨撐天。洪水何能沒？狂瀾亦坦然：浮雲繞頂上，鷗鳥戲砂邊。渺渺流無盡，古今總不遷。」西人曾說過：「藝術最大的秘訣就是隱藏藝術。」這首詩便是有藝術而不叫人看却出藝術的痕跡來，穆勒說：「詩和雄辯都是感情的流露，而有分別，雄辯是讓人穆聽到的(heard)詩詩是無意讓人聽到的(Overhoard)過小孤山一詩之妙，便是能使人在無意中聽到弦外之音，它表現了另一種的情趣——眞如理性的情趣。在這兒我很佩服靜賢法師已深得詩學的「隱」的三昧。梅聖俞說：「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眞的，這確爲過小孤山下的註脚。

文學作品都是時代社會的反映，作者受了環境深長的刺激，以如火的熱情，由筆尖轉運出中心意趣。如曼殊大師過馬關鄭成公墓的：「行人遙指鄭公石，沙白松青夕照邊：極目神州餘子盡，架裟和淚伏碑前。」題定庵的：「絕域從軍計悶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簾一劍半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八指頭陀的「：時事已如此，神州將陸沉：寧堪憂國淚，忽上道人襟。」「秋風吹過雁，落葉正紛紛：大地無全局，遙天有片雲，時危思作將，世亂豈論文？獨向仙人語，凡夫未遣聞。」這不都是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嗎？所以靜賢法師當倭人入寇東三省的時候，有和寅佛心一律云：「讀罷新詩憤火冲，架裟欲脫換英雄。無聊國難隨時起，有限年華感歲終！塞外離民悲夜月，域中壯士泣秋風。健兒從此齊聯結，滅盡倭奴願始空。」末句雖有些不適合于僧伽的口吻。其中心憤懣，於此可見一斑。啊啊！詩人愛國的情緒，竟都是這末熱烈呀！

清代詩僧，八指頭陀多于見境之篇，曼殊偏于抒情之作，兩家可取之處甚多，靜賢法師能捨其糟粕，擷其精華，則將來的成功，定非我輩所能望其項背的罷。

一九三四，三八，潮州嶺東佛學院。

也談普陀山

（普陀通訊）　普陀山民

編者法師：

我在人海燈第三期看到那篇「我們該不該做高等商人」，以後，第四期，第五期，就非常注意；看看我們名山的普陀，有沒有一位大膽的健將，走出來講幾句話？那曉得，只有失望。這沒出息的我呢？「如骨在喉。」噎吧？又噎不下；吐吧？又吐不出。奈何！奈何！眞教我走頭無路。

還好，等到第六期到了，看到封面的背面，第七期目錄預告：有普陀後裔的「讀「我們該不該做高等商人」以後。」呀！我好像一百二十斤的重担放下，到底不愧名山的普陀，菩薩有靈，的確和尙還沒有死光。

好容易，等到昨天，望眼欲穿的第七期人海燈來了，連忙把他拆開，旁的論文且莫看，先讀我希望了很久的那篇「書後。」讀完以後，才知道比第一篇更利害了；眞是編者所說的：「麻辣辣的，讀之令人頰酸。」果眞我們普陀的諸位大菩薩，眞能讀到這篇「書後」，眞能如編者說的覺到「麻辣辣的令人頰酸」也好。再想想恐怕他們不能看到這篇。怎麼呢？他們有錢有空閒還是看時兆月報好，眞沒有人來看這寫人的人海燈哩！——查普陀看時兆月報的很多，看人海燈，海潮音等佛教雜誌者，極少。——即是看到了，他們的面皮不見得如編者這樣薄；眞如鐵板那樣堅固，不要說一兩篇論文，就是你當面請他吃兩記耳光，有功夫的，他自然會忍辱；沒功夫的，他不會請你……。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普陀後裔所說的「應該做第一種高等商人，」我也同意。但是他以後講的話，比通一法師還要刻薄，那是普陀裔裔的罪過了！

要請問普陀的諸位老前輩；你們的「金科玉律，」與你們的實際是否相應？你們是菩薩，我也不管；你們是羅刹，我也不管；我總希望名山的普陀，不在你們手上送給俗人，或異教人。你們看時兆月報我也不禁止你們，但爲什麼把整個的佛教區，送給道教宣傳練丹養氣？你們實際上已得到一筆巨款賞給他的嗎？旁的我總不管，這件事請你們當心着！你們很危險啦。將來或者有更進一步把普陀送給異國人，你們只要有錢就好了。倘使有這種毛病，縱然是佛教徒不來檢舉你們，官廳曉得了你們也活不長的；不怕你們會到老居士面前送孝敬，頂禮，那是不相干的。

普陀的形形色色大概聞名的都曉得，就是有許多犯罪行爲，官廳也曉得。說到高級官廳，那裏會顧及到小小世外家風的普陀呢？當地官廳，也顧不及到這些，有了這種種實際情形，就弄得無惡不作，肆無忌憚，爲所欲爲。果有大心長者，發心整頓普陀，再當貢獻一二；如無發大心者，則眼看普陀陸沉了！（就請你貢獻一點整頓普陀的計劃，以待發心者用作參考吧？編者。）

我常常這樣想

悅西

我常常這樣想：我們學佛無非學佛的思想，言論，和行爲，佛的思想是以慈悲爲懷，欲令衆生未安者安，未度者度，未解者解；佛的言論是隨順衆生種種性，種種欲，以微妙言詞，宣揚廣大精微的解脫法門；佛的行爲是難行能行

，凡於衆生有一毫善利的，莫不身體力行，令其實現，諸佛果位上的三輪不思議化，全由於因中的三業清淨所致。我們學佛應從這兒下手，將自己的三業改善，使其心同佛心口同佛口，身同佛身，不當有一點玷染，然而我自學佛已來，心內想的，口內說的，身所行的，究竟是些什末呢？唉！

我又常常這樣想：佛在世時，弟子們一聽法便能破惑得果，或証無生法忍，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中國古時明心見性大徹大悟的祖師，也不知有幾多。他們難道都是天生成的嗎？不是，是修成的呵！我既發心出了家，最低的限度也要覺悟本來，或証得阿羅漢果。祖師是人，我也是人，我並不比祖師少了什末；然而我剃光了頭有十多年，我究竟得了什末來呢？有道無道，自己知道？唉！慚愧！

我又常常這樣想：能說法才能教化衆生，教化衆生必須會說法，尤其是要善說。善說法則能令不信者信，不解者解，作惡者悔過，懈怠者精進。自己學佛也無非因聽法受了一點感化。然而法師固會說法，一般居士比丘尼都會說法；我既是已受三壇大戒的菩薩比丘，那末宏法利生的担子當然要一肩荷起，用不着推張推拿因循苟安。但是我會說些什末來呢？唉！啞羊般的我，連一般女尼齋姑都不如。眞是會我愧死！

我又常常這樣想：修行雖不限定要文字，但文字確爲利人一種工具。假如你參禪念佛得了一點利益，或是研教閱經發明了一種理解，提起筆兒留下一點痕跡來引起他人的同情，令他人依我所發明的方法去試驗，那不是最要緊的工作嗎？我自己讀了人家的文章，每每慚愧得要死，感激得要哭，不由你不發心改過，向善的路途上走去。古時的佛祖如果不善做文章，現在的我們還會有經論來讀嗎？況且說法但利少數，文章能利多數；說法但利現在及近處，文章能利未來及遠處；說法但令聰敏人得益，耳根不利的聽過就忘掉了，文章看一次不懂可以看三次五次乃至無量次。但我究竟寫了些什末呢？心內想得出，手兒寫不出，提起筆來忘掉字，糟糕得很！

我又常常這樣想：我倘不做和尚，憑我的勤勞，衣食住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美而且賢的老婆也已訂好，那也是無問題的；從前把她棄掉跑到佛門來，那時雖然不知道什末宏法利生，但那或佛作祖不生不滅的希望是非常的既眞且切的。古人說：「出家如初，成佛有餘。」可見倘不爲衣食跑到佛門來瞎打混，那末初出家時多少都有一點子道心的。我做和尚已多年了，佛也沒有成，祖也沒有作，道業學業也沒有進增，不但無益於社會，反而穿的吃的都得累人，眞是有負初心，非常痛恨，長此下去多活一天多造一天罪；若不另找辦法奮發有爲，將來的結果，眞是難料，古人說：「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你若不了道，披毛戴角還。」這並不是嚇人的啊！

僧窗漫筆

勝進

在南國的春天裡，眞是如同人間的淨土；但是我們在南國居住慣了，反而不覺得這和暖的陽光，是對我們特別的恩賜，許多北方的朋友，到了這柔和的陽光裏，會格外的感謝，加以今年的春天雨水來得很少，明媚的春光及燦爛的花草，不致被那無情的暴風雨所摧敗了。這幾日來雖然下了一點雨，但是黑雲

一開，依舊晴明了。陽光一照，五老峰的樹木上新長着的初春嫩芽，還帶着點點滴滴的雨點，發出銀白的光輝，似乎歡喜地慶幸着不致，被那『風風雨雨，誤了春光，』而牠們得着幾天好雨的揮洒，如受甘露醍醐的法味，益發顯出活潑的生機，向着幾日來躲在黑雲懷裡的太陽鞠躬而微笑了。

我見了這些美麗的風光，眞有離言說相，不能形容出心頭的快活，閒時走向田裡，看嫩綠的青菜，覺得人生便有無限的安慰，如同那些柔綠的田間野草一樣，蓬勃勃地充滿了生機。

我所過的生活幷不豐富，但是我的精神上能得着自然界的安慰，這便已經够了，還有什麼希望呢！一間小小的禪房，粗布的棉被，卓上擺些書籍，坐着對那壁上掛着的地藏菩薩像，觀書，或寫作，精神上已經是無限的快慰了，假如觀書倦了，椅子拿轉過來，對着自己用炭筆所畫的廿地的肖像，裝在一个從垃圾堆裡拾來的古雅的鏡框上，實能使我生無限的敬仰崇拜其偉大的努力，爲他們印度的民族爭自由了：兩邊更掛着最近弘一法師所書贈的集華嚴經五字句的對聯！『語言無所著，智慧不可量，』字跡的高雅脫俗，使我的心靈如進入象牙之塔一般的安慰，碰巧得很，從窗外望去又是這位老法師所寫的匾額『住大慈悲』四字，卦在大悲殿向東的門上，一片的新綠，映在窗口，微風一吹，沙沙作響，古寺的寂靜，時時送來的清徹的鐘聲，眞是洗却無限煩雜的塵心，啊！一个寄宿在廟裡的窮學生，實在已飽受無量的清福了，我的學問，我的前途，如得着慈光的加被，前途不就有了一線的希望嗎!?

一九三四，二月四日作於南普陀寺

浴佛日示衆

福來

浴佛日閱藏至宗寶高足問曰：過去現在釋迦牟尼佛同是四月八日否？師曰：羅浮山。因是有感。特說二偈，以示寺衆。

古今同是四月八，浴佛日子無分別！
世尊屹若羅浮山，光燭人天永不滅。
龜毛拂子長三尺，我覓求之不可得！
個中消息卻分明；宗寶禪師能認識。

揭陽雜詠

寄塵

題雙峯寺

梵王宮殿鎮城中，屋宇崔巍氣象雄！
小院頻添春蕪綠，頹垣返映夕陽紅。

× × ×

門對清流清更清，灣灣曲曲眞全城。
於今法筵蕭條甚，願有迴廊奮一聲！

中山公園

松柏青青景物幽，花陰小徑潤如油，
謝公政績垂型範，福庇生民姓字留！

× × ×

老農抱膝倚榕坐，稚子騈蹤任往還；
政罷君侯閒躑躅，撫松嘯竹自清閑。

（注一）

渡頭

一灣活水連天白，兩岸青青多稻田；
莫道南華金窟地，農家辛苦也堪憐！

（注二）

揭陽道中

汽笛隆隆鳴未息，輕車已過數重山；
無邊風物收難盡，惟羨峰頭孤塔閑。

注一：公園在縣府後，有小門通之。公署人員早晚散步其中，開謝公閒一與之。

注二：揭陽農人芸草悉葡匐蛇行伏田中，非若外省立田中用耒耜

，捷而易舉也。

注三：離揭陽城約五里許，有塔一座，雄立峯頂，誠爲揭陽風景增色不少。予見而樂之故云。

和靜賢法師三十初度敬次原韻

黃步青

莫管煩憂莫計年，逍遙寰海任風煙。
袈裟自在君行樂，戎馬關零我可憐。
目擊時艱呼負負，生多離別恨綿綿。
思親懷友情無限，流水落花恨各天！

二三，四，二九于漳州軍次。

白湖秋曉

守志

開來曉坐白湖邊，一碧秋光露色妍。
紅樹經霜燒水底，白雲抱翠抹峯顛。
風吹蘋轉遊魚喜，病後心清止水禪。
極目煙波胸漫裏，乘舟我欲枕經眠。

聞靜賢法師將返浙

智圓

象吼天南一載餘，慈悲喜捨駕三車；
無緣朝夕聆異諦，法雨未沾忍別疏。

佛教新聞

記者

廣州　河南能仁新街覺苑佛堂，自去年成立以來，宏法利生，不遺餘力。今春以舊有房屋不敷應用，特添造新宇，現已落成，男女二衆，分設住所，實際行持，朝暮課誦，無稍間斷。茲又敦請顯慈法師宣講六祖法寶壇經，五月八日爲開講之期，誠心到聽者，較之去歲講經法會，尤見踴躍，計凡六百餘人。先由該苑職員拈香，與二悅衆禮請法師昇座，禮讚如儀，聽衆人等。異常肅穆，七時開講，以五重玄義剖釋經題，全經大旨，點示分明，師悲智存心，辯才無礙，橫說豎說，無不條理井然，曲盡玄妙，四衆聽者，法喜充滿，九時乃散。聞該苑此次開講壇經，以坊間殊無善本特精印大批經本，以備聽衆研讀，法師並爲之序云。

杭州　西湖南屏山淨慈寺內之運木古井殿，乃當年濟公活佛聖蹟之一，因年久失修，於去歲由上海菩提法會發起，集資重建，業已竣工，已于上月廿九日，舉行落成開光典禮，一航善男信女，前往禮拜祖師者，頗形踴躍云。

關于詩

慧雲

××法師惠鑒：

得手書藉知近況甚詳，殊慰所望，人海燈言論慧向無異議；蓋今日中國佛教理狀已瀕於殘喘之時，急須打以強血針，庶有稍延之機耳以甦醒，慧比來懶於寫稿，已成習慣，若非江郎才盡，則係刺激過甚失其發言之機能也。憶放翁有詩云：天下可憂非一事，世上紛紛徒可憐。讀此足以見予之心迹矣。

足下近頗好詩，所作亦大有可觀，視慧之詩，誠有過之而無不及。慧在杭四十餘日，因心境惡劣，僅得絕句一首：「曼殊懷母吾懷父，一樣關零未得親。腸有一枝寒鴛影，金牛湖畔作詩人。」此詩爲予癸酉除夕在杭所作，辭意都不足道，聊寄感遇而已。定菴有句云：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正可爲予寫照也。足下謂曾讀定菴全集，幷云其詩只「寥寥數十首」，恐係一時匆促，不及詳閱，據慧所知其已亥雜詩則已三百餘首，彼一生遭遇及天才，皆盡流露於詩，余昔能背其警句頗多，惜今已忘其大半矣，茲撮予記憶所及而素所欣賞者抄上數絕於左：——

絕域從軍計悄然、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卽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使君談藝筆通神，斗大高陽酒國春。

消我關山風雪怨，天涯握手盡文人。

以上數首，悲歌慷慨，皆慧喜吟之作，不知尊意如何耳。至於定菴之詩，據予所知尚無專集行世，其詩其文，在有清一代，實無出其右者，足下如能細讀，當可證予言之不謬也。

至於放翁乃北宋愛國詩人，其詩豪放奔逸，最足以啟動愛國思想，宋室南渡之時，放翁熱血奔騰，憤慨之餘，寄於吟詠，皆千古不磨之作，此放翁之所以不朽也。其佳句甚多，予喜其寫憤懣之最深者一聯：「讒深只有天堪問，憂極無地可埋」。前年雪林女士曾寫一「愛國尚武詩人陸放翁」一文發展表新月雜誌，不知君曾寓目否？

來示謂近正讀八指頭陀詩集，甚佳。慧往年學詩，亦先讀八指頭陀及曼殊之詩，蓋彼二人之詩，多真情流露，故令人百讀不厭，則以聲調而論，亦自有動人之處也。

如承時以尊作寄示，固所盼望；至云修改，則過客氣矣。如有商量之處，自當貢獻，不敢云改也。

慧目前處境頗難，不久或能有所寫作，此則視刺激程度如何而定也。回閩近尚無期，因此間學院署有波折不容予遠去也。

拉雜奉復，未盡所懷，書到時，請示復，并望時有惠教也。

弟慧雲四月廿五夜

最后勝利者誰歟？

天然

這茫茫的宇宙裏，有一件靈妙而難測的東西，他充滿了廣大無邊的空間，他遍罩了運轉無窮的時間。

他雖然有時願意縮小他的身軀，露出它慈祥而和靄的面孔，來撫慰這大地之人們，但是，但是它又不願意見這世間上惡魔的獰臉，所以它只好暫時的轉身回去了！

可憐！這世間已好久不見它慈祥的笑臉！

可憐！這世間，只滿結着爭殺欺詐的愁雲！

這世間已充滿了爭殺欺詐的愁雲；已充滿了刀槍炮彈的血痕；已充滿了白骨堆成的山峯；已充滿了呼妻哭子的悲聲；已充滿了怨抑無申的冤魂！

但是，但是這慈祥而和靄的老人，在這當兒，却又快會要出來了啊！

朋友呀：惡魔所使用的『有形』的刀槍，不是已成了荒貨店裏的陳列品罷！

而且，而且再進一步的那『有形』的炮彈，也已經有人征服了它啊！

也已經有人征服了它啊，有『無形』的電汽，有『無形』的毒瓦斯征服了它啊！

這却已經漸次的走近慈祥而和靄的老人旗幟下了！這却已經漸次的走近慈祥而和靄的老人，在這當兒，眞的會快出來了啊！

朋友呀，你想，你想這『無形』的東西再進一步，會要淪落到甚麼地方吧！我想，我想你。縱然沒有新時代博士那樣進化的天才，但是這却是很明顯而易于知道的。

惡魔，猙獰的惡魔，這時已好比思鄉的游魂，已好比知還的倦鳥，快會要降到慈祥而和靄的老人旗幟下了！

慈祥而和靄的老人，已經會要快出來了啊！

朋友呀，你看，你看東半球西半球

，都已充滿着他老人的慈音！雖然尚未見他老人的慈容，都已充滿着他老人的慈音！

都已充滿着他老人的慈音，我們這些負着他老人的使命者，

都起來罷！

都起來罷！

都一齊起來簇擁着這一朵祥雲出山罷！

慈祥而和靄的老人出來了，慈祥而和靄的老人出來了！他運出他靈妙而難測的精神！放出他『慈』『悲』『喜』『捨』的和風！衝開了爭殺欺詐的悲雲！掃盡了刀槍炮彈的血痕！安慰了白骨堆下的冤靈！遍佈了和順團聚的歡聲！拔出了怨抑無申的冤魂！到這裏，惟只見，惟只見『慈』『悲』『喜』『捨』的光明！

這時間，這世界，已成了一座莊嚴富麗，光明不夜之城！

這時間，這以前滿佈着爭殺欺詐的世界，已成了一座莊嚴富麗，光明不夜之城！負着這个責任的同志呀！

負着這个責任的同志呀：

到此地，纔算是完成我們的責任！

到此地，纔算是完成我們的責任！

編完以後

編者

這一期壓了我們幾個人追着幹，幸而沒有脫期，這，已是够我們欣慰的了。上期因了我們在校對上疏忽了一下，以致在守志天然兩法師的文裡錯得幾乎不能入目，第一：我們的住處離印刷處較遠，不能就近督策，第二：我們每天都有功課，每天時間上也不容許我們專心在這一方面，讀者既了解了我們的苦衷，那末，對于我們過去這小小疏忽定能原諒的吧？不過，在未來我們得從別處抽一些時間來培植它一本刊，務使我們良心上少一些內疚的影痕。

本期各篇文章，我們相信，比以前各期要似乎通俗些，我們反對古董化的文章，實在的，佛學經藉要不是過于文奧愈繁了的話，則研究佛學的同志至少要減少許多枉費了的精力，願以後佛學界中人在這方面做點功夫，我想比專對老太婆講金剛金的效力要大得多吧？

最近，各處僧青年及我們的來信中充滿了「唉唉」和「悲哀」的氣味，僧教育剛萌芽之際，這是多末可怕的現象呢？我們想在第十八期出一次僧青年專號，希望全國僧青年踴躍投稿，你想：怎末樣才配稱做僧青年？僧青年和未來的佛教關係是怎樣的？範圍是這末地寬大，請你們去自定題目吧！？稿件以七月卅日爲截止時期，希望全國青年來一個總動員。（如佳稿過多我們可以隨時增加篇幅，務使這一期專號或爲是全國僧青年思想的總滙。）

陳瘦菊賣字

楹聯四五尺二元

屏幅四五尺四元

堂幅四五尺二元

市招每方尺一元

扇頁每件凡一元

金箋倍之畫費加一

先潤後書約期不誤

收件處

鎮江蓬萊照相館

鎮江得勝街七一號

揚州柳巷文華閣

潮州嶺東佛學院

海潮集出版了

海區集是靜賢法師吟詠之作，由本社印行，現已出版。上等道林紙精印，定價二角。本社爲優待讀者起見，凡在七月三十日前訂閱本刊全年者，附贈該集一册。以前定戶購買只取半價。

本刊介紹佛教刊物

刊名	定價	發行地址
海潮音月刊	全年二元	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正信週刊	全年一元	漢口佛教正信會
佛教特刊日刊		上海漢口路太平坊三七號
慈航週刊	全年一元六角	廣東新會潮隅路大巷
慈航月刊		南洋仰光中國佛學會
獅吼叢刊		南洋新嘉坡普陀寺

人海燈雜誌社啓

茲承

奉化太虛老法師捐助本社基金大洋二十圓整龍潭楊慕堯居士捐助本社基金大洋三元整溫州因弘法師捐助本社基金大洋二元整都城黎海潮居士捐助本社基金大洋　元整　特此鳴謝

人海燈雜誌社啓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中國佛教會之手忙脚亂……大平
如何弘揚佛法（續完）……實忍
關于誦戒……化莊
俱舍論題前大意……寵諦
請不要稱我做法師……悅西
異類法緣記……震華
是非之波……天然
僧窗漫筆……勝進
日光巖遊記……娑婆
詩林……黎海潮等
佛教新聞……記者

海潮音第三號目錄

人間苦海的回頭是岸……太虛
送黃慕松先生入藏……法航
由諸行無常求合理的進步……太虛
怎樣赴龍華三會……太虛
關科學的人靈交通記……太虛
哲學的可能性與唯識學的功能力……法航
對於中國佛教徒之希望……默如
王師愈訝潮中的閒話……密宗革興會
密宗平議……李一超
從顯密問題上說到王宏願之犯戒……澹雲
阿賴耶緣起與如來藏緣起之研究……法航
人生學（續九）……王恩洋
白居易詩中的佛學思想……張汝釗
在閩南佛學院五年來之回顧……默如
我國國學僧今後當注意中佛會……慧宗
清代詩僧八指頭陀評傳（續二）……大醒

人海燈雜誌募集基金小引

粵自歐風東漸，美雨西來，三毒蔽天，八德掃地，匪仗我佛之教化，曷輸有情之正見？此本刊丁茲五欲橫流末法之時，而肩此救斯世之陷溺重大職責，非偶然也，故先達有言：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故發行佛化雜誌，正爲當務之急矣。仝人等弘法有心，負担無力，冀聚沙以成塔，期衆擎而易舉，因此發起募集，無非以救嚶乞，恭祈

十方長者，正信居士，普結良緣，廣種福田，同舉隻手，共解錦囊，多多益善，少少何妨，俾得捨財有限，獲福無量，爲已爲人，兩操勝算，佛法功德，不可思議，當亦爲諸仁者之所樂聞，爰綴數言，以爲之引，茲將鼓勵發心辦法，謹列于下——

（一）自捐一元以上者，得贈本刊一年。

（二）自捐或代捐五元以上者，爲社員，得贈本刊二年，并優待訂刊八折之權利。

（三）自捐或代捐十元以上者，爲特別社員，得贈本刊五年并優待訂刊五折之權利。

（四）自捐或代捐五十元以上者，爲晉通社董，得永贈本刊，并得造像登刊誌謝。

（五）自捐或代捐一百元以上者，爲特別社董得有監督權利。

（六）自捐或代捐五百元以上者，爲社董長，有保管基金權利。

（七）自捐或代捐一千元以上者，爲名譽社董長有監督言論權利。

人海燈雜誌社敬啓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新遷 和興西街二十二號

上海佛學書局特約發行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眞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名山念珠	罐頭素食	星月佛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州花劃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				